



短篇小說第三名

謝惠生

作品名稱／
蛇與人

359生

廣東梅縣人

台大化學系畢業

蛇與人

短篇小說組第三名 謝惠生

緣起

古聖經時代，蛇以無比美麗之姿從樹上蜿蜒而下，悍然不畏神的權威，以超越人的智慧陷入入罪，自此，人陷於萬劫不復的世界，蛇也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人蛇仇視，世世代代皆然，黃河流域的子民，更是懼恨得杯弓蛇影，見蛇必殺。蛇肉補身，蛇皮製革，蛇膽和酒生吞利目，蛇殼研粉服之清涼，連毫不起眼的蛇鞭，也被認為有壯陽之用。只是，人和蛇永遠不能相通嗎？白娘娘許仙的故事永遠只是神話嗎？

初生

六月初，蟬鳴已起，是冥冥命運中的牽引？一條母蛇抱著沈重的身軀，遠離了蛇族所聚居的一大片樹林，緩緩游走。在這家尚未修剪的後院。雜草起伏，宛如微風吹過，細看，卻似黑黑長長的鍊子在分花拂柳。最後那蛇進入屋角火車枕木下一個空空的洞穴。這洞兩星期前還是一窩老鼠的家，母蛇偶而發現，還潛入內，生吞了十隻光禿禿眼睛都還沒睜開的小老鼠，所以洞便空了出來。這時母蛇安安穩穩地盤旋於內，環看四周，頗為隱秘，遂鬆一口氣，低下頭，轉動想閉上但沒有眼瞼可閉的眼睛。不多時，排下十三枚圓圓滾滾的卵。

正是星期日的下午，方守仁從昏睡中醒來，拉起窗簾，院子雜草叢生，午後斜陽把一棵棵樹的影子拖得長長地，樓下傳來妻子喋喋的叫罵及二歲大兒一歲小兒的啼哭，一個週末就如如此過去了，寂寞長相隨。在國外，方守仁最怕的是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天下午，星期五晚上是宴會狂歡夜，中國人外國人都同樣在慶祝，而方守仁不善交際，經常獨守空屋，沉沉長夜，迫得人發狂。星期天下午近週末尾聲，看週末空寂而過，不僅一事無成，而且電話也無一個，我喜我悲我憂我思我生我死竟也無人相詢，生活和整個世界扯不上一點點關係，則不僅僅只是空虛而已，更加上了深心惶恐的毫無著落。方守仁對這兩段時間的懼怕，婚前婚後竟無兩樣，這時想著明日又要上一成不變的班，不禁搖頭輕吟：「一場愁夢酒醒時，斜陽已照深深院。」生命竟如是，還沒經歷夠麗，已近夕陽？

九月初，黑黑的洞裡，「波」的一聲，第一個蛋破了個口，小小黑黑的頭伸了出來，圓溜溜的眼睛向四週一轉，看到了母蛇，忍不住笑著依偎過去：「娘！娘！」母蛇厭惡地縮了縮，它仍自顧自地緊偎上去。它小小的心靈並不知道，人無情，蛇族更無情，在無盡次的遺傳基因突變裡，排列出它這種有情的基因，連十億分之一的機會都沒有。即使是母蛇，除蟒蛇外，會看著小蛇孵化的，一萬條蛇中也找不出一條來。不多時「波、波」連聲，它的六個弟弟六個妹妹也都出來，它慈愛地看著它們，可是它們只冷漠地看它一眼，便各自找了塊地方盤旋起來，想儘快把身子弄乾，連母蛇媽媽都不屑一顧。

離異

小黑蛇自幼靈巧聰穎，注視著母親弟妹的一舉一動。一大家子熱熱鬧鬧，洞裡隨時都有蛇在，小黑蛇依依母親，觸觸弟妹，雖然別蛇都冷冷對之，也不減其熱絡。天常藍，地常潤，草常青，小小的昆蟲，像蚱蜢、蟋蟀、蝸牛，隨處都有，小黑蛇活得十分自在，時時感恩，感謝這家的雜草長得比附近任何一家都要來得盛。

那天，母蛇不在，原來的洞主——一隻肥大的老鼠轉回來，一時群蛇大亂，有往外衝的，有捲成一團的，有向洞深處躲藏的，只有小黑蛇迎向前，纏上老鼠的腳，咬了它一口，老鼠一脚把它踢了開來，好整以暇一口一口把二妹、三妹、大弟、四弟、五弟吃了下去，小黑蛇在黑黑的一角緊靠牆喘著氣，雙眼冒出火。那年它們才一歲多，有小姆指般的粗細。小黑蛇第一次感到生死相離的悲痛。母親回來的時候，它依偎得更緊了。

幾個星期來，這是方守仁第一次踏進院子，草長苔深不見底，謹謹慎慎走了數步，還在考慮是不是現在就開始除草，突然青草微動，一條小小的蛇迅速向車房游去，方守仁手腳發抖，眼睜睜看蛇進入車房，才拿了一把掃帚，也跟著入車房，生怕給蛇咬了腳，爬上車頂，看那小蛇游入一角，才居高臨下，用掃帚往那角拼命掃去，直到那小蛇一動也不動，才敢跳下車來，看那小蛇黑黑的，比筆稍粗些，不覺微微失望，雖然手腳都還在發抖。

小黑蛇恐怖地從草隙中看到了這一切，「五妹！五妹！」它內心在狂喊。幾分鐘前它再三叫五妹不要向車房裡闖，阻擋不及，竟是在塵世間裡的相聚緣份已盡。小黑蛇流著淚，但對著那「人」竟沒有絲毫痛恨的感覺，望著天神也似的

「人」走入屋內，反而有股依依的心情。前世前緣，今生得再聚？還是基因的組合，小黑蛇本性屬人，形似蛇而神狀人？整日裡小黑蛇不停地思索著五妹和「人」。

因為有情，小黑蛇成長的過程是艱辛的。它活著不是為自己，它整個心完全放在一大家子身上，可是它失望了，三歲時救小弟，被推草機在尾巴上割了一道深深的傷痕，小弟是保住了，可是幾個月後，即令它大聲嘶喊也挽不回四妹三弟被推草機碾死的命運。而小妹，那清清瘦瘦孑孑的小妹，不管它的勸阻，鑽過鐵絲網，到鄰家蘋果花開滿的草地，結果活生生被鄰家的狗咬死吃掉。

方守仁開了十多年的車，從未出過事。這天儘思想著昨日推草機推出兩條黑黑的蛇，又怕又憐，右轉彎時不覺快了些，路溼地滑，方向盤沒把穩，一下撞到停在右角等紅燈車子的車尾，那車主是個白人漢子，魁武武的身材，從車內怒氣沖沖衝出來，指著方守仁鼻子大罵：「支那蠻（Chinaman），滾回中國去。」

方守仁愕在路中，來往的人人車車注視下，窘得無地自容，五年前拿得美國公民權時高高興興，可是人家可認你？故鄉，故鄉，我可還能回去？妳可還容我？

小蛇漸漸的長大，食物越來越難求。在一個月明星稀的晚上，母蛇決定離開現有的舊窩，溜溜地滑出了洞口，小黑蛇驚了醒來，趕緊跟出門口，清冷的月光下，母親的身影像糾纏不清的毛絨，帶著綿綿長長的思念。小黑蛇看著依舊熟睡的大妹，二弟和小弟，看看相依相戀了四年的窩，一時取決不下，只是高聲哭喊：「娘不要走！娘不要走！」母親已穿過後院的圍欄，隱入屋後的樹林。

學術研討會裡，女作家喻麗清哭喊著出國回國再出國的經歷：「回不去了！回不去了！」方守仁不敢抬頭。當夜，明月下滿眶的眼淚，夢裡一條黑流，彎彎蜒蜒在翡翠也似的秋海棠葉上。

二弟小弟大妹終也是走了，那黑蛇對自己的窩對這屋子的人有說不出的戀戀，竟總狠不下心相捨。然後屋子連著屋子建起來，狗多了，人多了，所謂的環境生態，環境保養，皆是對人而言，為人而設，何曾留心到人以外生物的存在問題，蛇更不要提了。看著一棵棵活了數十年的大樹，數百年的老樹倒下，從地球上永遠的消失了，小黑蛇的心好痛。只不過半年光景，那屋後的樹林，隔著幾層屋子，已是遙遙夢裡不可企及的神鄉，它想去也去不了。

天氣漸漸冷了，又是到了冬眠時候，冷清清的洞穴，說不出空寂的味道，那黑蛇緩緩調和了呼吸，讓黑暗自眼前昇起。

茁長

方守仁的後院，是小黑蛇的王國，從蟋蟀、蚱蜢、甲蟲、蠅蛾、蚋蟻、到蜈蚣、蜥蜴等等害蟲毒物，小黑蛇把它們清得乾乾淨淨。螻蛄是人类的益蟲，小黑蛇吃了生平唯一的一隻，長有二十公分，體大肚肥，小黑蛇分了兩次才吃完。這隻螻蛄，小黑蛇留心已久，是方守仁特地為他大兒子養的。

方守仁大兒子性喜昆蟲，方守仁便買了幾個螻蛄卵窩（*egg case*），吊在樹上。開春時，小螻蛄一個個從卵窩裡垂著細絲降到草地上各自求生。方守仁收集了十來隻，分裝在兩個養魚的玻璃箱中。螻蛄性極殘，只吃活的東西，餓的時候，連同類也不放過。即使方守仁他們每天抓了許許多多的小蛾小蟲餵它們，兩個月後，每個箱裡，也只剩下一隻最強壯肥大的螻蛄了。方守仁看它們體形相當，而且憐它們孤單無伴，還是把它們放在同一個玻璃箱中。人在時，它們相安無事，待方守仁和小孩一轉身去吃午飯，稍為強壯的那隻螻蛄便把另隻扶孱得肢體離散，吃將起來。這一幕，方守仁他們沒看到，卻恰恰行過的小黑蛇看得一清二楚。同類相殘，小黑蛇氣得發抖，想不到有如此殘忍的事。當然小黑蛇不知道它所敬佩仰慕的人類經常做著這種事。十年後，蘇聯瓦解同國異種的人相暴相殺，以色列人阿拉伯人拚得你死我活，非洲同種土著相鬥相殘得血流當街餓殍滿地，那小黑蛇已不及看到。

當方守仁把最後一隻，養了近半年的大螻蛄放生時，小孩們還依依不捨。他們不知道，半日不到，小黑蛇就在草叢裡找到它，一口咬下去時，一絲毫的罪惡感覺都沒有。

一般蛇一年蛻皮一次，那小黑蛇卻是兩次。新的嫩皮嫩鱗，依舊還光澤鮮潤時，第二次的蛻皮時刻又將來臨。小黑蛇成長得極快。

驚鳥豔

像是從一場夢中醒來，方守仁變成荒谷中的一匹餓狼，到處尋找中國人的氣息。三年來他參加所有中國人的社團，他要認同歸屬，他要捐錢出力，他要擠在中國人最多的地方。他付出了他的所有，但卻被刺得遍體是傷。

在國外的中國人很奇怪，一群三、四十歲以上的中國人聚在一起，事還沒開始做，講起話來卻絕不後人，從芝麻點小事都要堅持己見，誰都自認為最有見識，誰也不肯服誰，經常都是聲音最大的人贏。可是真正做事，永遠是那百分之五的人。百分之五的人不分日夜為僑界為自己國家做的一點事，卻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在傍冷言冷語。服務被人罵，熱心為人毀，工作處處受人嫌，就是方守仁這一段生活的寫照。

方守仁的好朋友投資出了問題，需要一筆錢週轉。方守仁把在公司裡存了五年的退休儲蓄三萬多美金提了出來，如數交給那朋友。不到兩個月，那朋友一家撒得無跡無影。方守仁對錢財一向不太放在心頭，自覺朋友比他更需要那筆錢，也就不怎麼傷心。只是當整個中國人圍子裡盛傳他和他朋友的妻子發生不可告人的關係，而逼得他朋友不得不離去時，他心裡才真正痛了起來，他沒有辯解，只是絕望灰心地從中國人的社交場上退了出來。

他開始上教會，不是想要依靠神，而是在中國人叢中，這是他唯一還可以和平思考的地方。他也開始聽佛學社大師們的演講，想從因果報應生死緣變的佛學禪宗裡找得活活潑潑不假外求的自我。

後院的草地上，偶然會看到長長孤獨的黑影，但都是一閃而過，方守仁和他家人不敢確定是否真正看到了什麼。

邂逅

孤獨三年，那黑蛇有強烈的慾望想與人相親。它在方守仁的後院出現得越來越頻繁，看方守仁，看他的太太，他的兒子，他的朋友。

這天上午，方守仁狠下心來，放下手上正研讀的書本，開了車房門，推出推草機。天氣不錯，溫度也還暖和，方守仁輕輕鬆鬆地看著一道一道剪開的草地，聞著青草泥土香，心裡還吟詠著：「春江水暖鴨先知。」只是暮春三月的泥軟草長，誰又先知呢？

突然在推草機前的牆角，好一面黑漆龍紋的大圓盤！方守仁想都沒想，低身向前要撿起來，然後恐怖地看到它蠕動起來，方守仁手僵在半空，好半天才回過神來，縮回手，丟下割草機，命也不顧地逃到家中。半小時後再出來，那蛇已不見踪影。

「我正曬著太陽，泥土鬆軟，幾乎可以看到青草一寸一寸長起來，空氣中青草泥土的清香，喚我醒我於冬眠。推草機的聲音越來越近，懶懶地，我不想動，那人漸漸走近，我睜著眼睛，鼻轟隆隆中，就如此完成我生命中的悲壯罷！那手幾幾乎伸到我頭上，我不自覺地把盤著的身軀鬆了開了，一下子天地一切靜止，半晌，推草機依舊轟隆，那人已不在。我失望地緩緩轉回洞內。」

煙薰

第二天是星期日，方守仁照常帶著全家到禮拜堂，牧師在壇上依據聖經一字不敢改地講著，方守仁想著的是堯舜文武周公五千年的文化，想著的是韓歐李杜溫韋的文采風流，牧師的音調平平穩穩，時間長長流，方守仁思維古古遠遠。崇拜後是交通分享的時間，他便和大家分享黑蛇的事蹟。眾信徒瞪目相對，蛇是魔鬼的化身，當年陷害始祖夏娃，使人類失了樂園，所以各人都欲除之為快。有人建議以槍射殺，有人認為應以藥毒之，有人要亂棍打死，有人贊成用火攻或水淹，眾人越講越興奮，方守仁獨默默，眾人講是講，卻沒有人自願去看蛇去打蛇去殺蛇，尤其是聽說蛇長有五呎時。

從教會回家，方守仁打了個電話給信佛教的周大個，周大個或是不怕，或是佛教徒人飢已飢人溺已溺的捨身，一口答應馬上前來把蛇捉了往野外放生去，這正和方守仁的心意相通：「上天有好生之德，我是怕蛇但不厭蛇，蛇沒惹我，何苦殺之？」

半小時後，周大個高大的身影已在方守仁的後院裡。戴著皮手套，一人拿著一根丈長的棍子，周大個在前，方守仁在後，輕輕走到蛇洞前，看見那蛇正緩緩爬入洞內，還剩半截身子在外面，周大個一個箭步，用棍子緊緊把蛇壓住：「我壓住它了，我壓住它了，快把它拔出來！」

方守仁心顫手軟，那敢去碰蛇，抖顫顫中扶著周大個的棍子：「我來壓，我來壓。」說著，蛇已鑽入洞內。周大個惋惜說：「好大一條黑蛇，可惜給它溜了。」

兩人商量如何把它趕出來，方守仁想起薰殺地鼠的硫磺彈，便到店裡買了一種含硫磺百分之七十的煙彈，一盒六個。有些得意：「想當年端午，白娘娘雄黃現形，今天看我方守仁來驅蛇出洞。」

點燃煙彈，丟入蛇洞內，一時濃煙四起，周大個還找了一把扇子，扇得煙盡往洞內灌。半天也無動靜，便再燃了一枚丟入，白娘娘醉酒的身段能否重現？一連燒了三個煙彈，那蛇仍舊不出來，方守仁不敢再放，生怕把蛇爛死在洞內，那就有違原意了。周大個快快而回。

方守仁不停在想：「它是生是死，雄黃可曾傷著它？」一夜反側，竟難成眠。

「那棍子壓得我身痛，那煙薰得我心慌，全身軟綿綿地，但我就是不出去，我不願讓那人見得我邋邋相。只是……煙越來越濃，我呼吸不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緩緩向洞深處飛去，底部有一道平時都沒注意到的小孔道，絲絲清流源源滲出，深深吸口氣，從不知新鮮的空氣是如此甘甜。第二天，全身脹得我難受，是一年兩次的蛻皮時刻提早來臨？溜出洞外，在青草泥土中爬著，全身的皮鬆了些，但沒有脫下來的意思，曬了曬太陽，我還是鑽回了我的洞。第三天，頭上開了道裂縫，我慢慢從裂縫中掙脫出來，利用青草泥土的摩擦力，我一層一層的外皮循序蛻下，待穿出尾巴的外皮時，有一股起生解脫的歡悅，新嫩的黑鱗，碰到土地，還有些微微的疼痛，但看著無比新鮮黑澤潮潤的鱗甲，我明白我又長了些。」

方守仁下班回家，第一件事是尋找那蛇。但是遍尋不獲，家裡兒子有看到的，說那蛇看起來土黃土黃的。方守仁放下了心：「是我把它薰得灰頭灰腦？」

再一天，蛇洞旁的菜園，一條長長完整的蛇皮，鱗痕顯明，因為剛脫下，柔軟如綿。方守仁量量有五呎多，慎重重地保存起來，只是做妻子的，再也不願到菜園去了。

尊卑

方守仁要到匹茲堡大學去開會，臨行在公司會計處支了幾百塊錢，裡面有兩張百元大鈔，方守仁也沒在意，隨手收入口袋。會議的第四天上午，方守仁的論文報告結束，鬆了一口氣。經同事推薦，中午在大學附近最高級的一家意大利餐館進餐。一頓午餐，四十多元，但滋味實在不錯。帳單上來，方守仁放了一張百元大鈔在碟子裡。女侍去了半天，回來滿臉歉意：「我們經理說那百元大鈔我們找不開。」

方守仁心中像突然被一根絃觸動，一股熱血衝上，脹紅了臉：「妳確定？像這樣豪華昂貴的餐館，竟無零錢找？」女侍依然一臉愧色：「我們經理是這樣說的。」

「我不相信。」方守仁堅持不接那一百元。

女侍無奈：「請等一下。」拿著碟子和錢又退下去。不多時，一位白人經理來了，很有風度，也很有禮貌：「先生，真的很抱歉，我們實在是找不聞。如果你一定需要，我可派一個人去鄰近的銀行替你換零。」

方守仁悻悻然丟下信用卡：「你免費心，這是我最後一次到貴餐館。」（實際上，方守仁明天中午也不在此地了。）那經理仍在一傍低聲道歉。方守仁羞紅了臉，他永遠也無法知道這人是真的不能找零，還是只是不相信他，因為他的膚色是黃色？

在美國，這種事發生得太多太多了，極端自卑而表現出的自尊，時時刻刻注意到人家怎樣看我，已成為生活中極其沉重的包袱。

從飛機場回家得晚了，車子開入車房前的行車道，車燈照耀下一團黑影，是它，那黑蛇！「報過去，報過去」，一個聲音在呼喊。但終狠不下心，家中看門迎我，除此其誰？看它慢慢地移入黑暗的草地，方守仁奇怪剛剛怎麼會有那可怕的念頭？

「每天趴在地上匍匐爬行，聽人家稱我是低等動物，罵我是原罪的根源，嘲我冷血狡詐，我還有什麼生命的尊嚴？娘不要我，弟妹棄我而去，我好孤獨，我好孤獨，形單影隻只想長隨人。只是，你會要我嗎？」

結識

那是怎樣的一個上午：一條長蛇盤旋在火車枕木上，通體黑鱗，泛起無比美麗的光澤，而方守仁一身白衣，在屋後陽臺，隔著紗窗，距那蛇幾乎觸手可及，兩方就如此對視著一個上午。

方守仁從那晶瑩黑亮的眼珠，讀出千載以來清純赤子的呼喚，在歷史的長流，看到了劉邦在曠野中斬的那條失勢了的白帝子蛇，看到冤屈死在孫叔敖手下的那條兩頭蛇，看到周處蠻橫的刀劍下血流滿江的蛟蛇，也看到江南煙雨柳絲下的白蛇和小青。看那哀傷無助的神情，你是已被法海鎮在雷峰塔下的白素貞？還是雲夢大澤裡誤逃出來的龍蛇？看著看著方守仁覺得已識它千年萬年。

想起古人所言：「白髮如新，傾蓋如故」，今茲一會，已是老友？太陽越來越烈，方守仁揮手要它去，竟驅之不去。自此隔著紗窗，相呼相視，天地竟是有情起來。

月思

要去加拿大的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做些實驗，方守仁帶著公司一位白人同事同行，坐飛機到底特律，租了部車子，過加拿大的關口。進關時，緊張地問那同事帶了護照沒有，那同事兩手一伸：「我從來到加拿大就沒有。」

用過什麼護照。」方守仁甚感驚奇。第一次當留學生時闖關，因沒帶[8]，被攔阻關口外，二度闖關，十多個美國護照的兒孫拱著中華民國護照的母親，依舊被阻關口外。所以好意提醒那同事：「加拿大查關得很嚴呢！」

「不要緊，他們聽得出我馬利蘭州的口音。」那同事輕描淡寫。

果然，過關時，關員對方守仁的同事輕易放行，對他卻是詳細的對驗了他的護照，問清了他的行程，還問了他車後的行李艙，搜查他要做實驗的樣品。好容易放行，開動了車子，那同事開玩笑地說：「方，我以後不敢再跟你一道了。」方守仁臉紅得直至耳根，在公司裡的地位學識能力絕不比那同事差，為何只如此搜我查我，只因我長得一付中國臉？

電視上，張德培（Michael Chang）在紐約網球公開賽裡打入了準決賽，休息時，有人遞上毛巾，在一位白人青年趨傍撐著傘替他遮陽時，方守仁眼前一片模糊，熱淚再也忍不住地儘情流下。中國人中國，是他榮耀和恥辱的根源。

又是月圓的中秋夜，關河千里家國何在？

草上夜滑行，露溼苔痕深。娘離去的晚上，正明明如月，明月空照人離散，何時可撥？

樓上人垂淚，草叢蛇長嘆。

相憐

異鄉，異族，何處是我的家？何處是我的歸宿？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

方守仁在全美排名第二的大化學公司服務了十五年，三年前向公司極力推薦了他讀研究所時的一位同學John到他的單位共事，在研究所時，雖然John早他半年到，學問研究上卻大部份是他在指導John。John是美國白人，交際手腕很好，方守仁常戲稱他是「Social Butterfly」。幾年來，方守仁這工作小組效率高成果多，方守仁的學識經驗深厚，大家對他都佩服貼貼的，但在公司人事改組時，John竟升成這一組的組長，做了方守仁的老板。一天一夜方守仁不吃不喝不言不語，所受的委屈，最痛苦連個傾訴的對象都沒有。第二天照常上班，John是老板。

歐塔扁嘴（Ota Benga）是非洲侏儒族身長不到五呎的一個小黑人，在一九〇四年被人從非洲帶到聖路易的世界博覽會。那年的森林公園（Forest Park）裡，有四十個分佈在世界各地的「原始部落」的陳設，原始居民就居於內。博覽會結束後，歐塔扁嘴被送回非洲，很不幸地，他對白人的世界依舊充滿好奇，於是被帶回美國，那年他二十出頭。奔嘯在當時有數百畝森林的紐約的布朗克斯（Bronx）動物園裡。一九一〇年被維琴尼亞的一個修道院認養，想把他穿著成一位受過教育的中等階級的美國人。可是他經常脫了衣服，套上樹皮，潛入森林，教山中土著的小孩如何用弓箭行獵。一九一六年，他偷了一把手槍，最後一次回到森林，告訴那些小孩他要回家，但他心裡已很明白，他在美國過不下去，但他永遠也回不去非洲了。當晚，他堆樹枝成塔，燃燒起來，圍火起舞，為森林高歌，然後拔出手槍，對準心臟扣下板機，以身相殉，魂歸故里。

兩年內，方守仁回台兩次，親離朋散，人事全非，家國有異。家傍田疇不見，高樓攤販四起，往日的雞鳴狗吠換成

了人車吵雜聲，從清晨四點到半夜。走在路上，鮮有不被車子喇叭轟，開車司機罵，腳踏車撞的時候。從總統府到立法院，從公台工廠到街頭，抗議爭鬥，無時或絕。二十五年前的平和清明，天地開闢的情景去了哪裡？

那天登台中的溪頭，大學池不准垂釣的牌子前正有一小夥人在釣魚，方守仁上前提醒他們這是不能釣魚的地方，那夥人怒目惡言相加，要不是有人勸阻，方守仁當場就要挨揍。

公台裡有人把果皮隨手亂丟，方守仁好心指明垃圾箱就在旁邊，那人反目成仇：「關你什麼屁事？」
等公車時，大家一轟而上，方守仁大聲疾呼：「不要擠，不要擠！」沒有一個人聽他的，方守仁從第一個變成最後一個，然後來不及上車，車掌小姐已把門關上了。

坐上計程車，那司機一路急趕，儘是趕車，方守仁心曠皆寒，「啊！啊！」連聲。在計程車幾乎撞上斑馬線上的行人，擦身而過的時候，方守仁忍不住開口：「老哥，開慢點好不好？」那司機一個拳頭揮到他鼻前：「你再囉唆，老子趕你下車！」

方守仁噙著熱淚：「中國，中國，不是因為我愛妳，我也不說了。」

在美國，有比這些更差的，方守仁從未批評出口。但在自己的家鄉，他從此也是再也不說了。
在鎮公所要辦房子的所有權轉移，那天的辦事職員態度十分惡劣，前面那位老先生和那職員吵著吵著，突然痛哭流涕起來：「我在國外二十年，從沒受過這種氣，回到自己的國家，反而要受自己同胞的氣！」

方守仁一陣心酸，別過頭去，但仍一句話都沒說。他自異鄉歸，家鄉待他如異鄉。他知道他也像喻麗清、歐塔扁嘴一樣回不去了，在美國是異鄉人，回國也是異鄉客。老死異鄉為異客，永懷天涯遊子歸鄉夢，強比返鄉人返鄉認不出家鄉，魂夢破碎人腸斷。

那晚分手，看她公車一走，全台北便暗了起來。識她時，他十八，她十七，正是冬天，枯葉飄零，她從巷口走出，幾卷髮絲被風吹得飛揚，他看得癡了，以為這就是永恆。六年後只因她不肯到美國，他畢業後沒立即回國，盡二十五年人事家園蹉跎，鬢霜塵面，繁華煙雲，身不知何處，永恆，永恆已無跡可尋？那晚他在台北街頭一夜沒有回家，一層層閃閃的燈影，如夢如幻，不僅他不再識台北，台北也不再容他，從此家是家，國是國，竟不再有任何牽連。

在美國自己的家中，最沒有地位的，永遠是他。數十年所存的文稿雜誌，被妻子一口氣當垃圾清除，竟再也難尋，生命裡舊時的往事一時全部抽離，方守仁椎心刺骨悔恨無奈，連哭了三夜，便把手頭上正寫著的十多篇學術論文一股腦燒掉，過去的喚不回來，未來的他也不屑要了。

家裡母子三人自成一國，好好的中國人，他不知道他們為什麼總以英文交談。那晚小兒子房中音樂喧雜，他沒敲門逕闖而入，十來歲的小孩大發脾氣：「Daddy, don't invade my privacy.」在傳統中國裡，小孩子敢向父母大吼「隱私權」？默默退出來，通宵苦思，我錯在那裡？清晨露重，看著整幢屋子，這就是辛苦十多年勞心勞力建立起的自己的家？正是初秋清冷，那黑蛇從洞內徐徐游出，相對無言，有說不盡的哀愁。想起北海道那位老華僑，淒寒的清晨，每天準時趕到動物園和一隻猴子相對，是不是就是這種心情？知交知友，人又如何？蛇又如何？情不禁走前幾步，「不要怕我，

不要怕我。我要仔細看得你清楚。」

那蛇卻慢慢地游入洞裡。

「我不是怕你，我是看不下那哀憐的目光，我也忍不住那一生一世的憂思愁苦。活著，難道就是受苦？娘，娘，妳在哪裡？過去的歲月去哪裡？何處是我的家我的族？」

誘捕

方守仁的太太對那黑蛇真是深恨痛絕，打了幾次電話給 Humane Society，請他們派人取走，他們遲遲疑疑，不願花時間挖洞捉蛇。做太太的不死心，到處連絡，想找人把黑蛇移走，生死不計。

方守仁想到一個笨方法。當晚在蛇洞口擺一枚雞蛋，第二天看，蛋殼散了一地，大感心喜，計畫已成了一半。隔了兩晚，再在洞口放一枚蛋，蛇依舊吃了去。如是者數星期，每次方守仁都把蛋略微移離洞口遠些。最後把蛋移到了一道斜坡上，就停在那裡。幾次後，在蛋一呎後倒放一個大垃圾桶，開口處對著蛋，然後垃圾桶舉漸移前，最後放蛋在桶內，且越放越入，終有那麼一天，方守仁早上起來，發現垃圾桶已在斜坡上直了起來，近前一看，蛇已在內。

這是三個月的工夫，三打蛋的代價。

「每天的胃口是越來越大，食物也越來越難尋，五天前，辛辛苦苦鑽入一條窄窄的地道，還算運氣不錯，一隻老鼠糊糊塗塗撞了來，成了我幾星期來唯一的一頓美食，只是，現在肚子又空空如也。」黑蛇想著，頂著鱗甲，撐出了洞口。它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好大的一枚蛋端端正正擺在洞前，它迫不及待一口吞下肚內，伸縮擠壓，蛋殼在肚內碎裂，蛋白蛋黃的濃汁流下肚，真是無比舒暢。藉著食道的蠕動，蛋殼一片一片從喉中吐出。幾天就有一個蛋，那黑蛇真是高興，雖然它注意到蛋距離洞口越來越遠，它也不在乎，蛋汁的香味，多遠也值得。後來看到那個大桶，它微微有警惕，可是它在意什麼呢？孤獨苦難死亡對它已不足新鮮的事，在人的世界裡，它對人又有說不出的依戀信心，它還怕什麼？即使進入桶裡，它也安之若飴，夜寒風露重，它有時還在桶裡呆一夜，清晨方回。只是有一晚，進入桶內吃了蛋，入得太深了些，整個桶在斜坡上直了起來，它被困在內。清冷的月光，映著深碧的桶壁，就像源源幾千年歷史的苦痕。一夜七上八下：「你不會再傷我吧？」

方守仁看著那黑蛇在桶內，盤成一團，正如同第一次相見時一樣。晨曦中，蛇頭直直地抬起，蛇信子一伸一縮，自有其莊嚴悲壯的神聖。

放逐

車停了，是五年前帶兒子露營的地方，方守仁抬著那個大桶，向更荒僻的山區爬行，半個小時，累得他氣喘如牛。到一片青草地，打開蓋子，那蛇慢慢地從桶裡爬了出來，定定看住他。

「黑蛇，黑蛇，去去莫遲疑，快快找到你的家你的族。」
那蛇遲遲疑疑，整個身軀盤起來又鬆了，鬆了又盤起來，人蛇相對，紅日西沉。方守仁一步一回頭，「我會再來看你。」

黑蛇轉動著黑漆圓滾的眼珠，從來沒有如此慌亂過：「你真要把我丟了？」

看方守仁的身影越遠越長，才不甘心慢慢向林深移去，默默念著：「每日清晨黃昏 我還是等守你。」

頭幾天，那黑蛇在適應大自然的野生環境，林密草長走獸多，食物是不愁了，清新的空氣，鳥鳴流水相應，那黑蛇也有重生的喜樂。第六天，在兩塊大岩石底下找到了一個蛇窩，十多條小蛇，兩條大蛇，看到那黑蛇，漠然相待，也無喜也無憂。那黑蛇恍然回到小時母親弟妹相聚的情景，喜極而泣，從此在這洞中采下，視群蛇為自己的弟妹，正如同初生時期。它沒想到，生命是一個環，當回到初生，也已到了緣滅的時候。

空山無人跡，浮雲憶故友，是那黑蛇朝思暮想的牽掛，它雖回歸自然，但人性未泯，思渴著人氣，懷念著方守仁。這天突然在鄰近出現了兩個人。原來這片山區是美國童子軍協會的產業，五哩外他們有三個童軍營地，每次只有兩個營地開放，輪流有一個營地停用兩年，讓野生動植物有一個透氣喘息回生的機會。現在因使用的人數越來越多，他們想多開闢兩個營地，這樣每次可有三個營地可用，而且每個營地至少有三年回生的時期。這兩人就是先來探測地形地利的。黑蛇首先看到那兩人，本想馬上迎上去，可是又有點怯怯，終沒上前。那兩人走近蛇洞口，正有五條小蛇在追逐，兩人用登山杖一口氣擊斃了四條，一條逃得快些，回到洞內，那黑蛇驚駭得呆了。那兩人發現蛇洞，便在洞口堆乾柴樹葉燃燒起來，洞內的黑蛇一聞煙味，想起上回瀕臨死亡的經驗，便知不對，趕緊示意眾蛇跟著它衝出。

那黑蛇一馬當先，竄出洞口，吸引了那兩人的注意，眼角餘光中，看見群蛇向岩石的另一頭四散，心寬了些。

黑蛇忽快忽慢，引著那兩人追到當初方守仁放它的草地。方守仁沒有出現，那黑蛇滿心失望，烈日曬得它暈眩，它仍把頭舉得高高地，如稚子的眼眸流露無比哀怨，看著那人碗口粗的棍子像夢魘中的閃雷擊來……

緣滅

那一天方守仁整日心神不定，早早提前下班，車子開上擁擠的四〇號公路，再轉二七〇公路，接四四號，進入山區，停了車爬行半小時，遠遠當初放生的草叢裡一條長長的黑影，是你依舊守守等我？還是你曉得我來，特地來迎我？奔跑向前，那長長的黑影仍舊不動，一種強烈不幸的預感，使方守仁戰戰兢兢拖長了腳步，近前定睛細看，不覺倒抽一口冷氣。蛇頭已碎爛，鮮血猶未乾，在人的世界裡，何處有你存身的餘地？

正如那晚台北的感覺，天地突然暗下，冷然如寒冰刺骨，方守仁萬念俱灰，把蛇盤在身上，捧著破碎的蛇頭親了親，殘陽如血，向荒山蔓草間大步行入，毫不回顧。

後記

五天後，方守仁被一群童子軍發現時已是奄奄一息，衣衫破裂，遍體鱗傷，身上還有毒蛇咬過的痕跡。救護人員到這，費了好大的工夫才把繞纏他身上的蛇屍分了開來。救護車風雷火急，一路上人車讓道，這是他一生中最高威風的時候，但他是不知道了。

在醫院裡躺了三個星期，方守仁並沒有死，只是肉體從死中活過來時，靈魂深處的某一部份並沒有跟著回來。他回家後元氣大復，把太太痛罵一場，把兩個不會講中國話的兒子痛打一頓，回到公司對偷懶好吹牛的美國同事拍了幾次桌子，在開會報導時，不管在台上或是台下，他毫不留情地把別人講的做的短處、不完盡處、錯處，一股腦挖出指正，也不管當事人臉上的白一塊或青一塊。然後，他呈了幾份報告給研究發展最高部門的總裁，痛陳公司研究機構汲汲於利的短視短見，並且一一列舉公司行政部門的用人不當賞人不公。不多時，精明兇悍的中國人的名聲，傳遍全公司，他竟也步步高昇起來。無情的世界裡，無情的人才有出息。

只是偶然午夜夢迴，一失神，浮上眼前的，依舊是一條蜿蜒蜿蜒的黑影迴旋在翡翠的秋海棠葉上。四十多年前隔海爲他難產而去的母親，還有父親爲他起名時的諄諄：「中國，守仁。」只是時代不同了，小黑蛇在它窄狹的時間和空間裡，仍可行仁就義，而人類呢？尤其是中國的子民，往時，洛陽長安的書香更勝于花香，孔孟的仁義王道化天下。而如今，在自己的中國已守不住，美國，更不要談。世界雖大，哪裡還有什麼地方可守得了永生永世的古中國仁人？